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

第。每念瞿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朗仲。輒泫然

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

近世之士  
白首滅沒



於時文者  
不知其幾  
矣可慨也  
夫

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漸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與顧與治

時與治爲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士沈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足下者訪其墓

簡哲風流  
於今未墜

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漬酒之士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與胡白叔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爲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爲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令紛然屬和王

屈坡公之  
筆爲小品  
文字妙絕  
一時



右丞。一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俑矣。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

胸中深厚  
便容易寫  
得

相似。

與梅村先生書

謙益

白。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

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縹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剝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欣助之。以眉山劍南



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  
技癢遂放筆為敘引。非謂樸學謏聞足以遂盡來美  
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  
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  
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俾其不能而鏃  
礪其可學為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衝口  
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為文晚年  
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  
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政唯篋而藏之不惟為

魏公藏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與周減齋

石谷名輩  
常熟人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  
受學于元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  
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  
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  
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  
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篋笛。白雲滃起  
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



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画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画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画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笥為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敝里菟苑多人。画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画。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生。而僕媿媿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賞鑒。必不以僕言為無當也。

姚希孟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理亂

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饜嚼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為書之蠹。且以為物之蠹也。欲從而蹋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為善藏之蠹矣。

并墨兵之瀆。亦不欲哺糟啜醢。惟啖神仙字為脉望。行且為蟬蛻。毋為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為春融。即蜻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



續陽集 卷之十三  
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叅達生

朔方去京師遼遠前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括盡長安棋局如漩觀之倏而豸繡倏而南冠又倏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螻蛄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蓋臣弼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爲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爲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

現聞先生得於禪乘於此可見正先生所謂以用世爲出世者

之爲有大慧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猶覺其有英雄血性在也漩觀履患難頗有遺世之志出福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新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場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觀喝采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



軍粧院子。旋進旋退。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  
邸報之塵羹。為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套子何異。覽  
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  
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  
石。而羣醫麀集。藥案盈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  
欲買參耆。而掌記者。誘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  
憚于涉遠。草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

堯生牘每以醫藥為譬而愈變愈奇知一事而天下之理無弗

若禱羣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  
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囊篋。而不敢動。動之恐觸。  
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盲矣。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瞻金支翠旗。  
之氣。講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  
帳殿。馭姿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杖刀  
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飲飛之客。還過莫愁



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槳。之。樂。信。江。  
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清。  
涼。寺。無。高。座。談。經。佉。武。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畫。壁。  
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渾。天。儀。  
款。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  
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經。史。百。  
家。諸。生。販。繒。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  
數。百。列。肆。橋。門。多。籬。壁。間。物。無。稽。叔。夜。酒。盃。徐。景。山。  
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檝。

唱。烏。栖。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又。爽。  
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峰。斷。雲。梧。桐。一。聲。猿。鳥。  
競。嘯。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珠。而。吾。猶。戀。腐。  
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脫。朝。服。挂。神。虎。門。  
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堂。待。我。耳。

與吳默寘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  
十。首。詩。爲。諸。生。立。條。教。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曼。  
容。之。風。顧。一。年。懶。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



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于弟。以此蒞事。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于罪戾。年翁之賜也。雞鳴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笑啼。不敢而芙蓉獨矜枝。閉葉以謝吾逋。客讓年翁獨享。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蓴鱸稻蟹斗酒黃柑。不堪落寞。恨無絲持獻耳。

失名

與陳睂公徵君

兩獲南問。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宵客冲霧。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固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槩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草木。以相引輔也。僕受質隘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獎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甘礲土。難望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採九品之評。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駑下。以遂繇來。而私心惶惑。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



讀世俗鄙  
蕪之篇安  
得不奉晉  
魏爲典型

物二者小大必有攸分。故嚴正自持。每易亢折。宏通  
廣運。必藉委蛇。然亢折者一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  
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  
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  
解繩墨而擅神化也。僕奉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  
學問。神宇躁淺。既挾嵇生疎誕之性。而又懷元禮是  
非之心。蹈世末流。必嬰多咎。意欲思周任之戒。守老  
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焉問稼。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  
懷。先生迨庶之資。語默中道。審時量才。其必有以教

鄙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

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

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軌物。要其醞釀。豈有間然

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

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誚而日

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卽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

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

世之學漢  
宋而流於  
疎率者對  
此寧無自  
愧形穢



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豎節槩。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圖之說。亦非襲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人。每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疎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方將哀憫之。而所與昭晰乎自然。柰何玩弄自喜耶。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于琴張曾皙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 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關



規正語能  
如此深細  
安得不傾  
人聽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三過讀。使我夜坐費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製。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穉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峰極。固當急持。其後不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為慰。家君既終遁窮荒。要也。復遭再別。深慚故人厚義。退而

古音高振  
正使時輩  
不能下一  
筆

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胤息單弱。今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被入者。皆無昔日之雅杖馬箠。銜酒杯者。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燕居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于窮巷之中。不愧金石之義。其意氣豈特曹丘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于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特時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闡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



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斐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而見。所願順時自愛，更期三年。斐雖不才，猶當背城借一。或斐之北轅，卽爲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昔言別之初，自以爲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異得一當，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騫近塞，作歌咏以揚邊聲。此亦文士之瑋瞻也。何圖糞土諸生，落度不偶。

氣體逼似  
陳思非餘  
子所及

瑰麗中又  
復佻勝

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酬良朋之雅望，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每持達人之懷，以爲此身爲主，名遇爲賓，竊笑當途之士，馳朱輪，擁華蓋，顧盼左右，輒生光暎者，皆是挾客勢以驕人，于主人無與也。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眉目無所施，歡笑無所展，乃是慕其所賓而愁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又不爲者也。

與沈彥深書



闕聞問者久矣。向者龍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綦履詩箋。衷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列南行。未及裁報。計足下之于斐。凡一造室。再寓書。而差池相失。遂成間濶。中心鬱絕。復何可言。夫粵人之于秦也。舍舟零陵。旋車轅轅。不三月而已。秦矣。雲間去。練水。不百里。而一朝別去。輒五六年。良以寒士失志。行止濡澀。舉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負。知己之望者。復何顏當眄睐哉。曩見雍瞻。知足下蕭條之况。近問臥子。又言足下勝事能作。氣岸不衰。二君之言。皆為實錄。乃

短筇促柱  
如聽水車  
鐵馬之聲

知丈夫堅壯之槩。足下真不愧馬文淵也。弟年少時。每思及壯。樂建功名。疎宕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濩落。三十之年。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可期。而髮容難待。彼養生之家。猶尚如此。而况競羨耗其神。憂愁滑其慮者耶。是以每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視七尺之軀。乃復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椎壁也。今足下之齒。既非盛壯。而斐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卷帙。間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



金鼎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道盡。昨得朗齋少迴餘妍。我輩悲涼之意。畏此艷陽。及覩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捷。喜知已之獲伸。彌復難於自況。身無井源之高潔。每望風塵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視。不啻若蛙黽似此情味。終爲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誰能遣此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鎮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袷服陌上。跨好馬。蹀躞弄影。輒飄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間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已。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園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栓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一往令人  
黯然



汪琬 茗文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 容

僕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外互首尾斷續而且為之忸怩而心且為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

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為足下所窺見是宜何如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僕交遊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日緝今復得足下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檢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鍊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為知僕而其實



正是自己  
占地步處  
正是學韓  
歐處

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灑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遊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答陳藹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是年比四

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鬖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寃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謂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

昌黎論文  
必本之於  
道及其論  
致力于文



處不過推  
 尊司馬相  
 如太史公  
 劉向揚雄  
 謂用功深  
 者其收名  
 也遠耳道  
 未嘗不寓  
 於文而執  
 文以為道  
 其說亦有  
 弊即荀卿  
 揚子俱不  
 識性而昌  
 黎以大醇  
 許之已自  
 逗漏不少  
 習老此論

什是千古  
 人不敢說  
 破者

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  
 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於  
 為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  
 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閨風至縣  
 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聶  
 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  
 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為文非明道不  
 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為有力則僕  
 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  
 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  
 唯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  
 駭魄改觀易聽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  
 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  
 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  
 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  
 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  
 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為



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

之疑。僕也。尚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琬聞古人之為文也，未有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

前數篇純似韓退之此篇則脫胎于歐永叔

托諸鼎彝敦卣之數，而傳始皇之罽之篆，會稽嶧山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托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為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

於此等文猶存大家規模不肯作小小韻



叔及次山之為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為之書。永叔之為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為之書。是皆所托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為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托焉。今琬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眾。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為文。往往有蕭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

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為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托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鶴。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為之記。然嘗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思。欲托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旦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



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

可謂辭達

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



可窺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悉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宋林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九齋集

與賓之兄

鬪雞走馬。蹴鞠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

幼清先生為轅文尊

入李本寧先生嘗稱之曰幼清有封侯之才而不遇時有神仙之骨而不可謂遇師可謂知先生者矣

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雖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謔。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況斜曛。男兒貴自信。為語老翁。無強料人未來事也。

戲黑二



狂態可掬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莊 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癸未

一味曠絕  
脫盡文人  
蹊徑此筆  
墨中散聖  
也

弟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驚。蓋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否。

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屬盛觀。而并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艤一小舟于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連日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苞朱實。知己爛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璣 賡明椒峰江南武進人

與曹峩巖書

峩巖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為文數十首。謬為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為昔揚子雲著太元。世

文必思可  
傳然後不  
敢輕為非  
深於文者



不能為此  
言通篇氣  
骨全得力  
于昌黎

推許之後  
深自刻責  
如此不獨  
文章追摹  
古人已也

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  
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  
以喜也。既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  
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  
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即知其  
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為文者。有敢比  
於退之者乎。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  
文者。一見僕文。即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  
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

夜自思。怛怛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  
愀然不能已於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  
為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既已願為文章。其文章既已  
謬為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  
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杳無足觀。則何益哉。則何益  
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為千  
古事。則必不敢輕為。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  
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既無足恃。  
乃謬為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望。僕過



奢而舉未足為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有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揣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即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異向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為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此書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滅齋

林峰古文詞俱學步八大家而翻翰札則又江左之英華文人固未可一體拘也

下里漫漫。無高山大麓之奇。無洞壑清泉之美。地靈既少。人物亦凡。荆川以後。罕有以古文辭名世者。璩生也晚。無才有願。不自度量。竊與二三同志。皇皇深程。妄思縱步學林。長驅文苑。鳩此邪許。蹤先賢之後塵。詎意南風不競。去歲冬初。既失董生。今茲秋孟。復喪鄒子。同魏文異物之痛。切昭明俱逝之悲。文友文酒自豪。沛國國山風流盡墮。程邈恂恂。春風玉質。觀其握管。摘詞駸駸。未已而金刀掩鋒。長河絕流。翮罷凌雲。鱗摧激浪。緒業可悼。非哭吾私。每過二生之家。



書。析。塵。不。御。老。母。隕。絕。稚。子。斷。魂。仰。思。海。內。愛。才。莫。若。我。公。即。昨。之。提。挈。二。生。何。殊。任。彥。升。之。二。到。于。襄。陽。之。一。韓。固。知。聞。訃。盡。心。有。異。他。友。同。里。誅。輓。何。足。以。為。二。子。光。倘。蒙。大。作。手。賜。之。傳。世。之。文。死。而。有。知。誦。且。拜。于。泉。壤。矣。先。生。其。有。意。乎。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近遠之人所翕然稱慕之。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苟期得乎此。而舉他物不足以易其好者。非名也耶。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富貴貧賤。去仁則惡乎成名。名者。君子之所甚急也。而子乃高譽。僕以為不好名過矣。今夫嬰兒之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裁。雖嬰兒羣而噪呼。謂之飯也。羹也。裁也。此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昔者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耳。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然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

不明已意  
大意隱隱  
在中文字  
之氣去秦  
漢不遠



皆在于臣。尚何調于馬哉。楚人呼石未剖者為璞。鄭人呼鼠未腊者為璞。楚人之遇鄭賈。聞其聲。請視之。出之則鼠也。齊之女有設為不嫁者。行年三十而有七子。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若是者皆僕之所耻。是以不敢有此名也。僕豈不好名者哉。

楊大鯤 陶雲秋屏九搏江南武進人

### 與曹星客

對此君。覺陰寒之氣不可耐。急走檐下。晴暘藹然。與足下期。即使坐無周郎。當與顧雍割席。

吾友盛此  
公言入夜

### 與友

宜讀史與  
他大家一  
場模糊也  
與陶雲意  
同

經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閱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翻誦讀。知人一案。

釋通琳 玉林尉麟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 與學人

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刁魚魯。殊不



耐。

又

今人皆知一說不知其又一說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過龍潭。癡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連筏臥遊。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與人

寫出性情便見身分正所謂見身說法也

病僧易病。對客久即病。稍觸暑即病。然亦易愈。啜水即愈。飲雪羹即愈。極病垂幃不見一人。即愈。小病讀書即愈。今日胸次幅幅。閣前書此紙。未竟海雲空水。

同一浩汗羣峰競。爽涼徹衣被。

顧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梁汾君諱貞觀之尊人西疇日抄樞

示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珙荆山江南武進人

募賻建陽令書

同疆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夙好。乃見交情。

俳偶之文能以意運



質秀不庸  
者亦爲僅  
有之作

三千餘里之旅櫬難歸。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  
齡之老親尚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僭佈短言。冀聞  
高誼。萊陽蓋公某者。筮仕建陽。挈家赴任。行臨閩界。  
暴病遊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  
空題縣令之銜。來暮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  
充藥餌以難敷。含斂何來。鬻衣裳而不給。上有白頭。  
之父。胡堪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魂招北海。  
總帳暫停。杭郡鵲血啼殘。靈輿孰返。登州孤丘望斷。  
路岐涕泣。淒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

驚宦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濫露堪憐。責存  
我輩。旣屬登朝載贄。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齊譜  
聯簪。自當吊生而兼恤死。或駟駢可脫。彷彿古道於沐  
棺。或雞黍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捐阿堵。用代生芻。  
弘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愛屋自可進。推割朝廷  
之祿。以賙朝廷之官。傾囊非爲過舉。但得客路一靈  
迤返。庶俾夜臺雙目早瞑。倘襄事尚賸餘資。卽乃翁  
稍娛晚景。備棺無槨。不煩顏路之哭。顏淵問若有餘  
聊代曾參之養。曾皙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爲仁人

以古道古  
心出之便







敢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毋大創。敵必退。一日制。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鑊湯中。暨熱時。如吾在錢塘。射八月潮。如襄子決水。灌智伯。如梁鴻滅竈。即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日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愈風檄。若手提鬪。體詩。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偃旂息鼓。敵自疑。畏不敢入。一日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去未來現在心。即吾所云俟之緣之之心也。心不可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脩羅。皆

悉供養。我仗經力。瘡鬼避舍。一日療。患此者。方藥千百計。倘攻補雜投。體削滋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滋腎為主。弗期速効。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朞月而不霍然者。我以頭賭。賀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伏讀來翰。知足下見友人之負 僕 謂不終峻拒。疑待之過厚。以 僕 之不能絕交為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為盡善也。 僕 性好友

體聖賢忠恕之旨。以交天下之人。此天士學問閱歷。真到之文。



朋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  
祖父之餘貲。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贍人之貧。  
固嘗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于僕亦世風類然。何獨  
于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  
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  
盡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于其相  
遠。人之相嫌。未有不于其相拒。向僕之受累。正以賢  
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疾惡之嚴。其于保身之  
道。未得也。夫我之于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

和平之言  
勝于毒罵  
廣論從此  
可廢矣

負我哉。友既負我。而遽遠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愧。愧  
則生恨。將有隙末而凶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  
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客。于人何所不容。  
又奚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  
不肖者多。近見足下好為臧否。有類于僕曩日之為。  
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計甫草

承翰示。漫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僕。何敢



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不自量。災木者甚夥。時時強以作序。然脫藁即棄去。無有存者。如其剽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氣在半生半死之際。甚者妄扳時貴。謬託知音。稿不十數葉。輒板以示人。曰吾能為古文。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僕不敢也。且實耻之。如我甫草實為間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隣集卷之十三終





